

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四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東南

琉球國

琉球國居東海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  
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  
言不通掠一人以歸後遣武賁良將陳稜率兵自  
義安即今潮州也泛海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唐宗  
時未嘗入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詔琉球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將兵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莫安華夷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

據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其國  
分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為  
姓遂各遣使入貢

上嘉其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往報禮琉球王遣  
陪臣亞蘭匏等來謝十五年

上令內使監丞梁民賜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  
金文綺帛紗羅共七十五匹山南王承察度亦如  
之亞蘭匏等賜文綺錦帛有差時各王爭雄長相  
攻擊梁民歸言其故乃遣使勅中山王察度曰王

居滇海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大之禮既行亦何  
患哉近使者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  
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王其能罷戰息民務  
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  
怕允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互  
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  
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  
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  
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後又賜三王文綺

紗羅冠服王妃王姪王相亦各有賜於是王遣其世子及國相之子皆來受學為諸生

上賜寒暑衣服有疾則命醫賜藥二十六年諸生乃與雲南生非議詔令皆治重罪三十一年中山王察度遣亞蘭匏貢馬及硫黃胡椒等物世子武寧貢亦如之初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亦來貢謝恩

上賜王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戶以便貢使行人來往末樂初王師襲虜主脫古思於沙漠其子

天保奴地保奴俘至中國

上命徙居琉球其後每國王薨世子必告於朝請封弔祭冊立如朝鮮王其子弟來學者例館餼於南雍卒業蓋欲便其歸也然惟中山王通使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蓋為所併云 永樂三年琉球遣使以闍者數人貢於朝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曰還之恐阻遠人歸化之心但請賜勅止其再獻進

上曰論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遣還之

聖聖相承錄曰臣謂夷狄不可留於中國亦不可使為闡寺漢有發立之禍唐有弑主之惡此皆已然之昭鑒我

成祖繼體守成之初斥而不用遣還本國有不忍人之心焉謹華夷之辨焉弭異日迷君誤國蠹政害民之害焉洞燭興亡末絕諂媚豈非防微杜



漸之意哉况五刑之中宮刑為重四刑不過殘人肢體宮刑則絕人種類其慘尅不仁尤甚成祖哀矜闡寺可謂重惜人命不絕人嗣誠能體天地生物之德者也

洪熙改元國王薨遣正使柴山副使阮 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往諭祭并封其嗣尚巴志為王 宣德二年獨遣柴山頒詔 三年國王遣使修貢 五年

上命柴山復往勞之海中感佛光之祥既至作大安

禪寺於海南岸以答神貺

有碑記

記曰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命遠造東夷東夷之地離閩南數萬餘里舟行累日山岸無分茫茫之際蛟龍湧萬丈之波巨鱗漲馮夷之水風濤上下捲雪翻雲險巖不可勝紀天風一作烟霧忽蒙潮門滄礪聲振宇宙三軍心駭呼佛號天頃之忽有神光大如星斗高掛危墻之上耿煥昭明如有所慰衆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龍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咸賴吾

將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波濤  
一息河漢昭回則見南北之峰遠相迎衛迅風  
順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暇上擇岡  
陵下相崖谷願得龍盤虎據之地以為安奉佛  
光之所庶幾以答扶危之惠於是掬水聞香得  
其地於海岸之南山環水深路轉林密四顧清  
芬頗類雙林之景遂鑿山為地引水為池採之  
喫喫築之登登成百堵之室關四達之衢中建  
九蓮座金容於上拱南方丙丁火德於前累石

引泉鑿井於後命有道之僧童臨其事內列花卉外廣椿松遠吞山光平挹灘瀨使巢居穴處者皆得以覩其光焉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為也且東夷與佛國為隣其聖跡海靈鍾秀有素矣此寺宇之建相傳萬世無窮良有以也後人有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誰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遂書以為記

八年又勅福建布政司造舟復命柴山阮弼賜衣

冠儀物示嘉勞意迺重建千佛靈閣

有碑記

記曰粵自大明開基混一六合東漸於海西被  
於流沙聲教迄於四海凡在遠方之國莫不捧  
琛執白而來貢焉時東夷遁居東海之東阻中  
華數萬餘里水有蛟龍之虞風濤之悍陸有丘  
陵之險崖谷之危無縣郭之立無丞尉之官汗  
樽杯飲蓋其俗也雖然亦累獻所產於朝末樂  
之間亦常納其貢焉洪熙紀元之初遣正使柴  
山暨給事中行入等官奉勅褒封王爵頒賜冠  
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親上之道篤仁義

禮樂之本天朝之恩無以加矣當今

聖人繼登龍馭率由舊章 宣德二年復遣正使獨

掌其事蒞臨以詢之則見其王欽已於上王相  
布政於下其俗皆循禮法熙熙如也 宣德三

年本國遣使歸貢於朝迨夫 五年正使復承

勅來茲重宣聖化渤海往返滄波萬頃舟楫之

虞風濤之患朝夕艱辛惟天是賴思無以表良

心遂倡三軍墾地營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

一以報恩之勤一以化諸夷之善寺宇既成

六年卒事復命迨宣德八年歲在癸丑天朝甚嘉忠孝特勅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頒賜衣冠文物以勞之日夜縷跡海洋之間三軍有安全之歡四際息風濤之患或夜見神光或朝臨瑞氣此天地龍神護佐之功何其至歟於是重修弘仁普濟之宮引泉鑿井於宮之南昇造大安千佛靈閣凡在諸夷莫不向化寶閣既成佛光嚴整八月秋分又有白龍高掛以應其祥良有自也遂立碑記以紀其事使萬世之下聞

而知者咸仰天朝德化之盛而同趾美於前人  
因書之以為記大明宣德八年仲冬初二日

天朝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昂立

正統八年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冊  
封國王尚忠 十年琉球國陪臣蔡璇等數人以  
方物貿遷於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守備軍  
官當以海寇欲盡戮之巡視海道副使章格不可  
為之辨奏還其貲而遣之國人頌德 十三年遣  
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冊封國王尚思達 景泰



三年遣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冊封國王尚金  
福七年遣給事中李秉彝行人劉儉冊封國王尚  
泰久 天順七年遣給事中潘榮漳州府龍溪縣人行人  
蔡哲冊封國王尚德

潘榮中山八景記曰大明統一萬方

天子文武聖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  
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天順壬午春琉球國遣  
使請立世子為嗣君

上命臣榮臣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閩藩發舟天  
風自南不數日而抵其國奉宣德意封爵典禮  
既行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頌

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國大夫程均文達執卷謁  
使館請曰文達敝居之東新剏有寺山水頗清  
竒命工圖為八景願請登臨留題詠以記盛美  
予念去君親客海外萬里方快快於中奚暇及  
他事大夫均請之不置因與皇華蔡君克智同  
往觀焉既至是日白雲初收天氣清明山色秀

麗有松萬樹所謂萬松山也登山觀松蒼然鬱  
然堅貞可愛因誦孔子歲寒後凋之語凡與遊  
者皆興起動心山之東行一里許至軒曰潮月  
軒軒中四面蕭爽當天空夜靜之際開軒獨坐  
水月交潔心體明淨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  
山景仰之思乎軒之佐鑿地為井井上植橘數  
株泉甘足以活人橘葉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  
之義是蓋古人之用心也右則有徑徑石奇形  
恠狀旁列皆佳木異卉可憇可遊大夫長史諸

君各酌酒奉勸殷勤禮意至丹至三因飲數杯  
上馬至送客橋士大夫愛重過橋湏下馬於是  
各相携手顧謂大夫曰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秦洧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  
今均為國大夫此橋之作豈特為送客耶將以  
濟病涉之民也過橋行數里許至緣江之路時  
天色漸暮漁舟唱晚但見羽毛之呈祥鱗介之  
獻瑞極目海天胷次如洗曾不知窮壤間復有  
所謂蓬萊也由是而過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

樵熙熙乎皞皞乎我國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聽瀏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進而謂曰此即鄰寺鍾也因而至寺老僧率衆十餘人迎拜於道予既佳其山水之奇勝且喜夷僧之知禮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鄰寺鍾列於八景者僧知此義乎因告之曰此鍾晨焉而鼓夷人聽鍾而起俾之孜孜為善無乖爭凌犯之作暮焉聽鍾而入俾之警省身心閉門而思過咎國大夫命景之義其有益於人

如此僧唯唯謝曰謹當佩服斯訓他若山川之勝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尋雖然程大夫中華人也用夏變貊漸染之薰陶之提撕而警覺之將見風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為衣冠禮義之鄉予忝言官當為陳之於

上俾史臣為錄之將以為天下後世道豈但今日三川景物之勝而已哉姑書之以記歲月

成化六年國王薨來請襲爵命給事中丘弘往彼冊封之弘既受命未及行而卒

後以管  
崇代之

李東陽文曰國家用夏變夷掃乾盪坤滌濯萬物逮於百年化治功成五服之內藩臬郡縣之所治出賦稅供使令者弗論以暨於海外風殊界別以國稱者萬數邇者先沾遠者後被冠纓推髻詩書甲冑梯高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下館禮部繁於奏納鴻臚勤於奉引相胥勞於通譯自有中國以來無若是盛者若琉球國在海東南諸國小大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颺利舶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虛為朔望以草木

為冬夏粵自古昔未通中國時雖或窮征黷討  
而賓服無聞我國家號令所列嚮風奔附遂封  
為中山王齒於載版圖奉職貢者日涵月照潛  
移暗革被服冠帶陳奏章表著作詞賦有華士  
之風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當嗣封遣其長史  
來請命

天子封之中山王賜爾書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  
命中山戶科都給事中上杭丘君弘實充正使  
之選 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皆為行



賤徵辭翰林東陽於給事君同年進士言在不  
讓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則居諫爭出則承使  
命誠所願為今

聖天子在位賢大臣在列嘉惠於彼外國中山王謹  
畏孝順不墮臣節以俟我威命而給事身負荷  
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誦胥此  
焉在給事其克自重感厲精發山動海立以宣  
達

天子威德國家之典章式俾陪從暨於閭巷明識達

順保其初心惟億萬世服事罔敢斃亦罔敢後  
於戲豈不真大丈夫哉給事君起曰使者職也  
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驩曰使哉乃遵上供帳三  
爵而後別

八年遣給事中管榮行人韓文冊封尚圓為王  
十五年遣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副張祥冊封國王  
尚真

李東陽贈旻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  
亦壯哉萬里風濤纜七日六年天使此重来麒

麟有服真殊寵意葢無車莫浪猜歸憶皂囊封  
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遙海國塵空瘴癘  
消貢賦遠通中服地冊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

凡使海國以冬至日開洋

北闕歸時望

斗杓

海舟惟視北斗為的

但使行囊無葢葢嶺頭銅柱不

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頒詔其國輔自號瀛海浪仙  
詩才清麗國人悅服

李東陽送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  
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  
來使者關風化親見朝廷錄姓名不用懇懃宣  
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

嘉靖二年福建提督市舶司太監趙誠奏稱六月  
廿四日有外夷人八名在於南門欲行進城手執  
小旗一面內寫稱琉球國人氏因為收買進貢儀  
物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至於平海地方是夜被  
風打破船沉淹死三百餘人番使六名僅有十五

名復生上岸本年八月初三日又據福州府呈本年七月初六日盤獲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各於舊年二月蒙國王尚真差隨使者馬三魯等坐駕寧字號船一隻前往暹羅國收買貢儀預備朝貢至漳州外洋被風打船破通事頭目人三百餘名俱溺水幸存蔡淵等三十餘名拾板浮水二十九日漂至海邊登岸又據按察司經歷呈稱拘土通事林希眸等譯審得原蒙發下夷稍八人蔡淵等三十二名俱係同船夷人但夷情多詐而近來浙江

倭寇紛擾地境相聯難照常例區處該臣會同  
守福建御馬監太監尚春巡按御史徐州議日給  
夷人口糧并撥官軍日夜提防時因倭使宋素卿  
等仇殺於寧紹差給事中劉穆往勘

上即命押付欽差官處與浙江見監夷素卿等一同  
審鞫毋輕縱還國致墮奸計 五年尚真薨 十  
一年五月世子清上表請封

上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祭并封其子清侃等  
至福建造船至 十三年造完先期清遣長史蔡

廷美過海來迎今通事林盛帶夷稍三十人為侃等駕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洋洋中偶值逆風船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後遇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曰熱壁山遂泊於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夫四千餘名駕小船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船挽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文武隨龍亭迎詔勅諭祭文至天使館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諭祭文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載敬天事上謹

不渝宜永壽年為朕藩屏胡為邁疾遽爾告終訃  
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  
尚克歆服七月二十日行封王禮詔曰朕恭膺天  
命為天下君凡推行平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  
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  
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  
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尚清德惟克類衆心  
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  
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賚



詔往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眷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末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又賜新王勅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臣事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豕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潞齎詔

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守職承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一如儀注行禮開讀以畢設宴款留禮意懇至侃等令儀從迎詔勅出館尚清令通事致詞欲留為鎮國之寶侃等猶未允復令長史捧先朝詔勅來看侃等始知留詔勅為先朝故事况已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即欲回因海中風浪不測惟順風而後可行琉球在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

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有廩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兩為贐侃等以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用尚不敢妄受况外國之物以大義辭之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十人為侃等駕船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侃等船中大桅吹折舵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命工修整得保生還十月初二日入福建省城侃等還朝復命

疏曰臣等切思三代以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  
文德被海內者尚不多見况覃海外者乎若越  
裳氏之重譯而來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  
海外無慮數千里漢唐宋時皆未嘗內附至元時  
遣將伐之而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來朝此豈區區勢力所  
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  
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又許其遣子弟入國學讀

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迄今

皇上御極以來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  
之險貢獻益勤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  
欽命奔迎於海曲見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  
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  
負也臣等忝與使事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辭之  
至國王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事梁梓表謝  
并進黃金四十兩酬二使疏曰伏念臣清僻居海

邦荷蒙

聖育封臣為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表謝恩外今有  
差來使臣二員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之波濤艱  
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以為禮薄具  
黃金四十兩奉將謝意此敬主及使乃分之宜酬  
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使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謹遣  
陪臣順賚貢奉伏乞

天語叮嚀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

感仰之至

上嘉其敬慎命侃等受之侃等辭疏曰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彼正

欲敷揚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

禮之餽故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

三書偁於使琉球錄中已塵御覽矣臨行以金四

十兩為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安冒瀆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命但奉使奔走乃

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敢冒兼金之惠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內帑或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  
心而於

君命斯可不辱矣疏上不許辭侃等先是撰使琉球  
錄一帙進于朝疏曰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  
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  
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  
錄錄之意大畧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  
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毀無存其頒賜儀  
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



亦有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於往來之海道交際之禮儀皆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喪而不之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錄使之有所徵而無懼此紀畧所以作也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際者水趨下不回也

舟漂落滌百無一固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過是  
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  
是無落際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  
為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克悍而不可與言  
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  
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  
何嘗以髑髏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  
誌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虫錄星槎勝覽  
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

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問麤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錄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不勝幸甚侃等又心念海神救護請立祠報功踴曰琉球遠在海

外無路可通往來皆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  
畔岸深無底極大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飄忽震  
蕩人無以庸其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  
而不顛覆也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  
明之助得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  
臣等不敢隱其功謹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將底其國忽逆  
風大作舟遂發漏於是群呼求救於神剪髮以說

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得保無虞使是風更移時  
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田時遇颶風將大  
桅吹折舵葉又壞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  
舟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  
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時衆皆知舵當  
易而不敢任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  
易舵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  
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有一蝶飛繞於舟一雀  
立於桅是夜果疾風迅發臣等懼甚相與發願海

神救我當為之立碑誓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  
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進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  
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閩  
江不致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不  
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修廟立碑  
矣但奉聞之言既出於口不敢有負於心謹撫顛  
末上瀆

聖聽詞若涉於荒唐心實本於誠懇伏望下禮部詳

議令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加致祭况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

上從其言命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

官致祭一次

侍讀屠應峻贈侃詩曰絕域

天王使三年諫省卽星辰傳鳳沼冠冕授蠻王蜃氣  
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海上南望有輝光

其一 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船迥馳

封使者勞夷官趨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

際應瞻日月高其二 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遊

九霄持漢節萬里赴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

嶼浮遙憐張博望銀渚問牽牛其三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

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  
鬼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是  
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壺  
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嘉靖戊子琉球世子尚清表  
請襲封事下禮部移文長史司覈實申部上請  
差二使往封如故事癸巳五月至福州造船艦  
如式以鐵黎木為柁榦閩人不諳海道方切憂  
之忽報琉球國使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

迺予等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意又道世子慮  
閩人不善操舟特遣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  
至代充其役看針者舶中司指南針者也予等  
善其來得詢其詳初洪武末樂間使海外諸國  
者二使預於瀕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中有艙  
數區貯器用若干各藏一空枢枢前刻

天朝使臣之枢上繫銀牌重若干倘遇風波之惡  
知不免仰卧枢中以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  
欲俾漁人見之取其物舁枢置於山島俟後使

者過載以歸予二人被命與閩藩三司計一舟  
所費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二使各一舟則不惟  
倍官費抑亦非所謂同舟共濟者也至於歲空  
樞與上繫銀牌則近來使者無此事縱有之亦  
無益也今有司不設備甲午三月舶艦工畢舶  
之制與江河間所謂坐船者不同坐船上下適  
均八窓玲瓏明爽開豁真若浮屋然坐其中者  
不覺其為舟也且出入甚便此則艙口與艦面  
平高不過二尺深至艦底上下以梯艱於出入

面雖啓小牖亦如穴隙蓋以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實可以濟險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以次而短艚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艚中之器具無不備舵設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櫓三十六枝遇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五千斤大緯

八每緯圖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不用則載以  
行用則藉以登岸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難得  
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  
為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更多儲刀鎗弓  
箭之屬佛郎機二架駕舟水手一百四十餘人  
護送軍百餘人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  
引禮醫生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人給以  
銀十二兩為衣裝費仍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  
五分有奇舊用四百餘人今省十分之一二十

六日予等啓行三司諸軍送至南臺是晚宿於舟中翼日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為淺所傷臭廩載具狀伏於塔下求援予等欲藉其為前驅判詞下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緣海衛所禦寇之舟與之歸適海道與分守都闡諸君繼至海道亦以

主事為急遂從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連日皆風逆至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海口

風微順波濤亦不洶湧船艦與夷舟相為先後  
出艙視之四顧茫然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  
可駭誠一奇觀也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  
球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釣魚  
嶼黃花嶼赤嶼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而夷舟  
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至夕始見古米  
山問知琉球境內夷人鼓舞於舟喜達家鄉夜  
行徹曉忽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竟  
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舟來問夷事與之

語而去是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境十三日風又  
轉北逆不行欲泊山麓慮亂石伏於下謹避之  
不敢近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欲  
迸裂者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高  
衝風搖撼不可當環忽斷其一衆恐遂折驚駭  
喧呶亟以釘鉗之聲少息造舟時用釘少又黏  
縫不密至是海水滲入數寸以轆轤引水而出  
莫能止衆曰不可為矣齊呼天妃而號予與高  
君徹夜不寢坐以待旦忽予家人割削入艙抱



予是口噤不能言良久曰速求神救船已壞矣  
予二人莫知所出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是時惟舵工數人乃漳  
人漳人以海為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者風濤  
中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  
可保無虞矣衆亦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心  
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有人倡議者曰風逆則蕩  
順則安曷若回舟以從順衣袂有備尚可圖也  
一人執舵云不可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

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夷通  
事從旁贊之然衆戰慄怖畏啼號不止姑從衆  
以紓其憂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  
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  
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十六日旦當  
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柁者曰  
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可柰何  
予二人亦憂亟令人升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微  
露如角小山伏于其旁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

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之東三百里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二人通事致詞曰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踊聞風伯犯從者迷道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二人愛其詞受之世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船前通事白于二人曰海中變出不測豈

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  
行敢告艦列左右各分纜迤邐而牽行於海中  
亦一竒觀也晝夜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  
可以人力勝遂泊于移山之嶼所遣法司官率  
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  
因在舟久鬱隆成疾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泣  
訴于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  
險若此也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人益以  
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復行至二十四日猶未

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白世子刻期拱候海中  
怒風驚濤恐為從者之憂謹遣小臣奉慰予二  
人謝之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名曰那  
霸港訐登舟至此一月矣是日登岬岬上翼然  
有亭榜曰迎恩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餘員  
隨龍亭而至候于亭下予二人捧

詔勅安于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龍亭安于中  
堂衆官行禮如初繼見予二人亦行禮而退予

二人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天朝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有違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涖事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酒酌于斗進予二人跪曰世子令小臣問候起居予二人受之飲復獻牛羊菜果於館初皆靡之後見其誠懇間亦或受每一饋予二人亦遍及于從者館廩無弗均六月三日報長史舟至境又

越五日始抵國都較之予舟狹旬始至詢其故  
柁折帆傾非夷衆熟于操舟幾何而不葬魚腹  
也十六日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寢廟一所  
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先迎祭品往廟陳設後  
用龍亭迎諭祭文予二人隨行將至廟世子素  
衣黑帶候於門外戚乎其容儼然若憂服之中  
也予二人拱而入至廟神主位東西向予二人  
位西東向龍亭居中南向世子位南北向宣諭  
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恩進廟與予二人

交拜揖至中堂予二人南向坐定世子令張平  
致詞曰清處蝸角辱王趾遠臨當富匍奔訝有  
制不敢違越徒懷慙悚今又辱音先父幽明倍  
感敬具清醕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爾予  
人諾之酒數行皆親獻坐少頃別去隨遣法司  
官同長史至館致詞曰今日勞從者為先入寵  
光小國無以為獻具黃金十兩為壽予二人却  
之世子知道乃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從作  
書與之世子得書不復再饋七月三十日行冊



封禮先五日長史請儀注習之是日黎明世子令陪臣候於館門之外導引

詔勅往國國門距館二千里介在山海之間路險巖不平將至國五里外有綽楔一座扁田中正自此以往路皆平可容九軌旁壘石牆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龍亭前先行五拜三叩頭禮導至國門門曰歡會門內數步即王之宮也宮門扁曰漏刻門二層層有數級之皆正殿巍然在山之巔扁曰奉神設龍亭于正中國下升降

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儀禮畢導予二人至別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臣與一國正始群臣四拜為賀臣之尊者親者捧觴為壽蓋夷俗以此為敬故君臣之間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奉酒酒清而烈來自暹羅者醺人不須一盞予二人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備水陸之珍然不能自製也皆假予艦舶庖人為之蓋夷俗無宴享醖會之事不知烹飪調和之法不過假以文

其陋耳獻酬交錯至哺而止予二人復令儀從  
迎詔勅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  
為寶

先朝詔勅藏之金匱已八葉於茲矣今辱青臨幸留  
此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為先人羞予二  
人令啓金匱驗其留否既而長史數人各捧詔  
勅一道而來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二  
人至館王親一人同長史來饋儀物厲色麾之  
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各取扇布二物以荅其誠

復與一書二十日設宴名曰拂塵蓋凡使琉球  
與他國不同安南朝鮮陸路可行使事既畢不  
過信猶遍返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日  
久與王不免多會會多則不免情褻勢所必至  
是宴之設籩豆尚簡不復陳方物但令夷童歌  
夷曲為夷舞以侑觴偃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  
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竿將行復親捧  
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二十

五日向昏颼風暴雨頃刻而至茅舍皆席捲去  
館屋亦撼搖予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  
蕩無存者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維遣人視之  
僉曰昏黑不辨牛馬盍少待風雨正惡亦不能  
強黎明往視則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數百守于  
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半夜時至法司亦夷官之  
尊者路且遙衝風冒雨而行不辭艱險夷之君  
臣其可感也夫中秋節夷俗亦知為羨請賞之  
因得遍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

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  
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各弘敞壯麗亞于王宮正  
殿五間中供佛像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  
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綵下用席數重  
清潔不可容屐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  
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櫻葉類鳳尾四時  
不改色諸夏所無者徜徉容與塵慮豁然但僧  
皆鄙俗不可相語彼亦不敢見吾輩亦曉烹茶  
之法設古鼎於几上水將沸時盃投茶末一匙

以湯飶之少頃奉飲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  
迎無暇陪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  
情意款洽召諸從人至階下令通事勸飲旅進  
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畫  
海光映台令輿人緩步縱目所適心曠神怡忘  
其身之在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  
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入寓此  
校焉不可測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正  
人亦具核殺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守正

人餞行布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舉  
棹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舉棹人  
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雖濡于  
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焉九月九日復請餞  
予二人訝其煩深拒之懇請再三後行至則見  
其食品所列山蔬海錯糗餌粉醢雜陳于前製  
造精潔味甚適口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也  
詢之左右乃知前此諸設皆假手閩人此則宮  
中妃嬪所自製者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



言餽贐之禮古今所有非清敢自襲天使其毋  
辭予二人曰王之餽贐於義可受但予輩承

君命至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敢王愕然曰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遵義清知過矣乃不敢強持泥金倭扇一束  
贈曰天使遠來此別不復得會夏日揮之或可  
繫清一念耳予二人受之各各以所持小扇王  
喜不自勝因拜拜而別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  
如蟻皆慕漢官威儀有至海濱不忍去者從泊

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岬之石惟風  
息而後可行坐守六日壬日使人待側且致慰  
詞仍命看針通事一員夷役數人護送又遣王  
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出  
海舟斜倚岬衆恐其傷於石大驚幸前月予二  
人親督修黏故不為石所傷復停海口二十日  
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  
大桅五木攢者既折湏臾舵葉亦壞幸鐵梨木  
為榦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桅與舵也當

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意果如此計免者得之矣是時舟人無所用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二人亦為軍民請命叩首不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息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復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尚可支持烈則將何以救不欲易者曰當

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柰何衆不能決  
請於予二人予二人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  
生動則可以死惶惑亦不能決令其狡請于天  
妃得吉衆遂躍然起舵舵榦甚重約有二千餘  
斤平時百人舉之不足是日數十人舉之有餘  
無之風恬浪寂頃刻而定定後風浪復惡神明  
之助不可誣也舵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  
有一蝶飛繞于舟舟人曰所將近矣有疑者曰  
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

溟乎此始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  
之復有一黃雀立于桅上令舟人飼以米雀如  
常禽飛下啄盡乃去是夕果疾風暴發怒濤拍  
天巨艦如山飄蕩僅如一蓐梢後距水不下數  
丈水經過之持舵者衣盡濕艙中受水可知也  
風急水聲助之如雷不忍見聞衣服冠而坐欲  
求速溺相顧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為之效職天死獨不能  
相救乎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達曉則已見

閩山矣舟人皆踴躍呼舞以為再生稽首于天  
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  
二日入城痛定思痛凡接士大夫必叙所歷驚  
怖諸狀無不為之慶幸區區二人何能得此實  
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而  
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  
哉嗚呼危哉因是而有感矣夫浮海以舟駕舟  
以人二者皆濟險之要也官之尊者因非已事

不屑經理船艦之役官之卑者因此難遇惟思圖利侵剋船價為事耳故造作之間種種不如法駕舟之人皆欲乘便貿易竄名于籍而不知操舟之術者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後之使夷浮海者當先擇委有司二員造舟約令隨便往來修整則彼軀命所在利害相關始造必不為之苟矣告之藩臬不從以請于朝可也水手貴精不貴多須擇慣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如此立法則可以節國之費衛衆之生矣

若乃蕃王領封之說則肇自前輩之使占城者  
此時正副畏溺不肯航海曠持日久王子不獲  
已而至中國館于海濱受封後有司遂乞蕃王  
世子遣陪臣來奏請封者當命使臣賚詔勅駐  
海濱待其來以賜之未獲俞旨嘗稽古諸侯嗣  
立俱以士服入見天子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  
服諸侯也雖不克覲

天子俾其于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不俾中朝之使  
遠冒乎險以錫命而小國之君坐享其爵而偷



安尤為萬世可守之法也故不惜辭煩而為後使者忠告

自後琉球商人有漂至瓊州者執送廣州按察僉事經彥霖為請于朝撫恤之歸遠人感德 三十七年國王尚清薨遣使告哀 三十八年

上命給事中吳時來及行人李際春往行冊封禮適時來有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妄議

上怒廷杖時來謫戍廣西改命給事中郭汝霖為正

使與副使際春同往至福建省城造船遭值連年  
倭患阻遲海口未得開洋 四十一年五月內海  
口頗靖乘隙而出五月二十八日在於長樂縣梅  
花地方開洋閏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阻風二  
日漂過琉球山一日幸彼處夷人在山嘴望知為  
封船乃發舢牽引回其境內至初九日登岸到於  
彼國尚元即遣官及舉國臣民迎導

詔勅至天使館安奉

郭汝霖思憲亭說曰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

堂三間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  
處於西房之後丹三間官舍最處之兩旁翼以  
廊房各六間門書輿皂寓焉暑月蘊隆促促數  
步內琬之人為余弗安也卜後垣空地砌土堊  
茅豎柱而亭之余因扁曰息思夫人情久相離  
則思余馳驅

上命何敢言思然舍桑梓涉波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弟玉樹芝蘭數拜各天窠寨  
音問余安能不用情哉昔謝大傅江海人豪中

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寤歎其懷陽明子  
曰七情之發過處為多余又惡夫情之過而惡  
也斯亭之登願少息焉圖書在前琴瑟在御以  
吟以味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  
在異鄉矣

汝霖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六月二十九日  
行冊封禮封詔曰朕受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  
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爾琉球國遠處海陬聲教

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尚清顯荷爵封  
粵踰二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其象  
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  
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  
守禮度益薦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心翼  
贊以佐王飭躬勵行用保藩邦庶幾無疆惟休故  
茲詔示咸俾悉知復賜

勅曰惟爾先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職貢罔缺爾父

尚清事上益恭茲者薨逝訃聞良用嗟悼爾為冢  
嗣國人歸心宜令掌乃國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封爾  
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  
服膺君命圖紹先業秉禮循義奠境保民以副朕  
懷柔之意封禮既畢仍乞留詔勅汝霖等如制詐  
之十月初九日登舟風阻那霸港口至十九日始  
得開洋二十一日在洋中折舵既而得全十一月  
初二日歸至福建省城其琉球國王尚元遣王親

原德長史蔡朝器等另駕一舟隨同上表謝

恩亦以初十日到于福建海口汝霖等還朝畢事疏  
曰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米王漢唐以下雖有  
屬國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島中乃能永堅一心歸  
化無渝臣等到彼供應廩餼趨走承順如郡縣然  
非

聖朝文德漸被之極何以致此我

皇上十三年既冊其父茲者又封其子

聖壽萬齡

天威萬里視

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雖當海驚風  
波之險猶得周旋使事之榮臣無任感荷欣忭之  
至

郭汝霖重刻使琉球錄曰嘉靖三十四年六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清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  
元差政議大夫長史等官到京

請乞襲封王爵禮部以請勘俱係彼國官民乃不復  
行勘奏



請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員資

詔勅皮弁冠服往時科中應行者吳君時來行人司則李君際春也

命下二月十六日矣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用儀物延之三月終未行而吳君有成事汝霖乃同李君承乏焉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監前畏避之嫌促日起程霖等亦以

重命不可再緩遂請

詔書易名改賜品服初八日慨然解舟南下七月初

抵江西地方霖意海警連年事須巧速因一面  
差人至福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九  
月中親至閩坐督刻次年春汛必行柰地方多  
事賊報交馳當事者已疑不能必往又皇皇剝  
膚之灾而視外及為稍緩管工官亦泄泄於是  
船自十一月起工至次月四月僅完其半賊報  
緊急不俟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塢尹叅將令百  
戶嚴繼先等接至鎮駕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鎮  
未刻賊已接踵相望數里不為所奪倖也亦尹

之力也是年倭奴輳集福州城外稱數萬城門閉者三月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巡守先是戊午冬琉球世子差來迎迓長史梁栝等住柔遠驛盡為所掠六月始得脫迓七月終各役奔命者漸復欲召之行而風汛過矣聲息轉聞琉球二十九年正月蔡廷會等來修貢傳其國有願封之情呈文該司該司以時事艱難國體所係遂為轉奏本下部議以舊典難遽變俟海警稍寧必期渡海終事時勘合到遲將屆六月倭

寇伺候海中者又比比予召漳州火長舵工等  
役中途又為賊阻各役依山緣徑而來動經月  
餘至則又七月矣前船既有傷損又住內港烏  
蜃叢生烏蜃者生於淡水則墜於鹹水生於鹹  
水則墜於淡水也一至海則垂垂而墜船板精  
華且為所蝕油灰不能復住水從罅隙而入何  
可止也余時與諸司議但挾數十人從夷舟往  
夷舟頗小舉動敏捷既不為賊覬覦又可藉以  
濟事有司固執以堂堂

天朝為此舉動何以威臨四夷若事不易濟寧修船  
俟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亦須

上聞不然他日誰任其咎余時聆諸君正論亦不能  
奪且念事體重大人役頗多又非可一人微服  
行者於是內愈熱而情益苦李君廼曰既不能  
行毋徒躁動不若專意修船靜俟地方事大非  
一手可掩他日當有人諒也余然之火長航工  
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廳至十一  
月畢工出塢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

漳州等處各役亦先期來余欲挾之先出海口而守各役謀以海口風濤難泊公若往內各兵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內港虛矣不然探聽消息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諸君亦曰既不能出內港豈能出外洋乎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內地姑俟之蓋大船出內港水淺必朝平而後行日不數里自南臺而旺崎而閩安鎮而石湏十數日而後至定海梅花開洋之處滯重逶迤謀犯之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為此也若洋中

汪洋浩蕩予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舟封之  
威可施夫萬里之外洋猶可無慮而數日之內  
港乃能阻人聞者豈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內  
地廣兵之變既平定長樂又報福清之賊既又  
傳福寧之報余于是朝而側目夜而側耳聆聆  
然日守一日惟恐報鼓之聲也五月初六則有  
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時各役告請行糧  
余亦牒有司漸次散給兵道楊君來言曰今事  
急且不論行即船將如何守欲發之閩安鎮駕

守又已近賊欲行張漢入守閩安鎮又曠無人  
予曰各役已散行糧行期旦夕若復動搖人心  
解散豈能再集百姓官銀到手寧不支用不行  
而復追之敲朴日繁矣楊君曰事果難如是予  
因曰君来自部中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  
目覩之具今乃一小報前兩年遑遑時刻緊急  
不同何如也蓋船既重大不惟行之難而造之  
亦難不惟造之難而守之亦難三者惟地方無  
事者可也若如已未年賊旗既到上下紛擾雖



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廠中材料又誰復查  
理當其時非予亟於收拾纖毫豈可望耶後來  
改造諸料猶得應用亦必有自矣至于守之難  
者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視舟全無愛  
惜之心一于用同行者則水木鬱蒸行時必多  
暴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叅而用之令其輪班更  
迭將就全事閩安鎮初六之報令許嚴等牽船  
前十餘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陳孔成馬魁道  
等嚴密偵賊向往又請于軍門劉公令張漢若

有急即自座守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松下  
灣入福清而船始報安焉五月十九日船至長  
樂取水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撫按三司餞於  
南臺府縣別于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長樂時  
自二十二日起連有南風各役以二十九日夏  
至恐風尚未定三司諸君送者仍欲守候予曰  
天時難測今已南風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  
何時乃定且夥長輩皆予所需以決事者今臨  
事率不敢擔當事在一人信矣遂決而行二十

七日至方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別三司諸君  
二十九日至梅花開洋幸值西南風大旺瞬息  
千里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過東湧小琉球  
三十日過黃茅閨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  
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  
風即可望姑米山矣柰何屏翳絕驅纖塵不動  
潮平浪靜海洋大觀真奇絕也舟不能行住三  
日初六日午刻得風乃行見土納巴山土納巴  
山琉球之案山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時東

南風旺用舵者欲力駕而東勢既未捷至申刻  
乃見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過即  
執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即駕小  
舩來迎有二頭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從大  
姑米山入何可傍內納巴山而入其中多礁子  
等聞之駭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渠遂躬在  
余船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  
之力即未據登岸可保不下執壁山矣予等厚  
賞賜之晝夜趕行初七日未刻望見王城哪霸

港焉然東風為多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輒近世子遣王親問勞致牲菜酒米詞恭禮肅法司官夷舟五十餘集封舟前每舟一老人鬚眉皓然見封船皆踊躍呼拜欲用先年輓入故事而風勢方旺至次日法司官督衆益嚴誓以不即挽登岬倘有踈虞必先開肚余屢慰曰風豈人力能勝船已至此不勞再急然竟亦不能行至初八日午刻有衝風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諸人疑之既而果行初九日辰刻遂達岬焉蓋風

旺三日而復暴急予憶其必將止若暴先發則  
旺勢未衰此理之常何足疑哉既抵岍三日後  
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蓋蓬力小大洋中自  
不相及初九日登岍迎詔勅至天使館世子日  
遣長史大夫等官叅謁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  
儀三日遣王親一員同長史大夫問安廩餼俱  
仍舊軍稍行匠人日米一升半乾魚四兩畧有  
海菜外給錢五文買蔬菜問候之日俱有猪牛  
羊等各官廩給口糧者又差盛始軍稍疑錢太

少乃查之舊案無增也夷人篤於守舊而吝者  
不無厚望且羸之不同時下民豈能盡量至世  
子各官之意則恭而有禮矣世子又嘗問其臣  
曰今者天使勞涉比之往益不同吾欲先一快  
覩以遂仰瞻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  
六月初九日祭王世子敬戚之容宛乎可掬王  
既得諭祭之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以伸  
追慕至二十九日乃行封王禮厥明世子遣各  
官候於館門自先王廟列儀衛巡警導引至國

門外世子拜謁躬導詔勅至王殿嵩呼拜舞皆  
先期習熟世子見詔勅儼恪益加禮儀卒度亦  
如原錄所云群臣將事無不肅是日履王位該  
國臣民行朝賀禮余等退居西堂王率群臣謁  
叩設宴饌盛樂繁事竣乞留詔勅余等令其捧  
前此

聖製來驗因如

旨錫之王與群臣謹呼拜謝至七月十九日設拂塵  
諸宴八月中秋設觀渡宴作書辭之曰蓋聞酒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霖等欽奉

上命前來佳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  
乃大繁乎敬此以辭回祭封之日兼承履蹄之  
惠雖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  
有成規而不敢失者也敢并全璧伏惟以德相  
愛以道相處共守

天朝之大閑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  
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館相訪亦如舊畧備  
筵款之併及群臣從者九月十九日王請餞行

亦具黃金四十兩為贐余等嚴却之次日復使  
法司大夫長史等官持來辭甚懇惻復作一書  
令叅隨各官往還之曰封舟瀕行領宴感兼惠  
褻蹄已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來  
夫承筐是將雖賢王好我之誠而不受篤寶實  
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王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愛而尅其非所以  
愛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王

其念之王得書不復令人來強是年九月十九日立冬舵工等擬必北風盛發然數日竟未有十月初五巨風發後乃以九日登舟圖回往者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島夷船以觀天使為名實亦因之滋貿易也是年則琉人務假防護之名時雖有商舶一隻亦逐出之而各役所帶織毫行李俱不能售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琉人故證而賤之而各役之情苦矣登舟之後方圖舉帆而風雨驟至阻於哪霸港口港口險隘

僅容一舟稍有偏側船轍不保船之兩旁繫以大纜至十五夜右纜忽斷陳孔成見之忙吹號舉砲夷人二千餘來加鏢牽轉再加新纜船乃得安十八夜天忽朗霽月光如晝四更時諸人與夷官稍乃導出港東北風旺舟行如飛二十日午後忽有黑雲接日冥霧四塞舟人懼曰此颶徵也頃刻果颶風至守之益慎至夜二鼓劈烈一聲舵已去矣舟遂大顛吳宗達等遂落大蓬舉舟哭聲震天黑夜無措余乃速止日即如

此命也哭何所濟時陳孔成擇漳人僅五十將  
各艙所載重者一面丟拋一面令李子顯等倡  
言舵雖折尚有邊舵決保無虞容某等漸處余  
諗曰靜以禦變極是但舵何時可換吾不舉大  
蓬但張二蓬三蓬任其漂流至後可補鍼也陳  
大韶魯宏俱向從陳高過洋者來大言曰往年  
亦如此然往年船不固今此船固往年船發漏  
無邊舵今不漏有邊舵往年折舵并折桅今桅  
尚存余聞其言心亦頗定然播蕩及側無頃

寧幸而天明促之換舵而風勢愈烈余石孔成  
米曰事將柰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所有但  
持之觀明日如何至次日風又不息余乃口為  
文令吏陳珮床前書之以儆天妃適一晨刻風  
稍定始得換舵舵既定諸人頗有生望但牽舵  
大纜堯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斷則海水鹹  
厲繩纜不能久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稍擺動  
金口開船分两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銀重賞一  
夷人係其腰令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吳宗達

來稟欲穿二艫三艫透繩繫舵而不能決余聞  
即槩然是之乃鑿而度繩舵始得安蓋艫近繫  
繩比之堯肚遠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日  
許嚴等來報曰漸有清水中國將可望乎二十  
七日果見寧波山歷溫歷台閩人未能盡曉浙  
中山嶼疑迷莫測仍懷憂思至二十九日忽至  
福寧見定海臺山心始安焉從五虎入十一月  
初二日入省城追想前迹為之惻然士夫相會  
真同再世往讀陳高使錄說者皆謂其過余亦

疑之至是親歷知其字字不虛且中間險善尚有筆楮不能盡者嗚呼痛哉

霖錄又曰是年閏五月初四日至赤嶼無風舟不能行當晝有大魚出躍從者謂如一舟然旁有數小魚夾之至暮舟震撼衝擊莫知其故自艙上觀之則風浪靜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余與李君目眩心悸召長年問之皆謂無風而船如此事誠可恠所嘉者船力勞壯堅固決保無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偵之則皆稽首天



妃之前禱矣中夜顛危益甚李君曰事將何如  
余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盡者此以外豈復  
能與且余二人所捧者朝命也

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時余二人既不能安  
枕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舟稍安嚴百戶舵工  
等俱得異夢六日辰刻夥長舵工請余二人拜  
風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時曾有  
人惠金光明佛經又舵工陳性能作綵舟以禳  
余曰事無害於義從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拜

口為文以告道人等用經與絲舟昇之艚口祈  
之而風忽南來諸從者尚未回謝天妃之前咸  
仰呼曰風到風到遂滿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  
神明之貺顯矣又按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東  
北風至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隻宛宛來  
泊艚蓬陳大爺等見之即心動曰此神雀報信  
又往年陳高一爺回時之兆倏忽間黑雲接日  
真霧四塞冷雨颼風號呼大發余令吳宗達等  
謹備之行至夜一鼓航忽折去舉舟哭天而叩

天妃余亦呼天妃告曰此華夷五百人性命豈  
可易易至天胡風連旺不止舵不能換二十二  
日辰時余眩與甚矣蓋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  
已決胎外能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乃召書吏  
陳瓠具筆札床前余曰為文授之令書以檄天  
妃前舟中鷄鴨牲口之類尚多余問之庖人曰  
不知何時靡子遺天惟一鷄尚存余令宰之告  
曰松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完茲當歸國洋

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皆國家廟祀正  
神茲朝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豈可不施  
拯救若霖有貶心之行即請殛之於床無為五  
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其大顯靈  
威俾風恬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圖全神其念  
之毋作神羞既祭後風稍息諸人亦未玆於天  
妃許之遂易新舵諸人大發願心祈修醮典余  
亦許歸朝奏請如例遣祭舵工陳興珙又善隆  
箕乃用李君一家僮併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

書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心好娘媽保船  
都平安也嗟呼鬼神冥邈談者未有不疑然此  
四無邊岬之中宛弱隻雀何從而來易舩之後  
又一鳥常據於桅尾何從而來孰謂世間事可  
盡以常理臆決哉到岬日凡諸人祈許余令一  
一修還所謂毋使行負神明何敢以險既平而  
遽忽諸

郭汝霖等復新天妃廟于广石勒碑為文記之

霖广石宙碑文曰广石廟廟海神天妃者也天

妃生自五代含真蘊化歿為明神歷元迄我明  
顯靈巨海禦災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  
現光明身著幹旋力禮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  
典而广石屬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  
之宜舊傳自末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  
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  
三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感板異復新之板  
上所書即董張新廟月日也

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際春余承命南一  
長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節閩臺造冊百  
凡按陳高使錄行惟广石廟遭倭寇焚乃耆老  
劉仲堅等聞余至亦來言廟事余檄署篆孫通  
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往陳高  
捐俸二十四金助余與李君如之往從行者各  
歛銀一星得三十兩餘今則從行者尚未定名  
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今則連年有兵務往  
劉知縣尹邑久今孫乃署篆且未久也於是七

十余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逐  
標罰贖餘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余不  
兩越月廟貌鼎新巍然煥然瞻趨有所人心起  
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貺者樊之功哉或因  
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薦紳先生難  
之矣考孔子曰敬而遠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  
之遠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  
鄉人儺朝服立阼階孔子豈無見耶而初學小  
生稍談鬼神則冒然稱茫昧避誦瀆譏及遇毫



髮事輒俛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等鬼者乎  
今夫航海之行尊

皇命也一舟而五百人在焉彼溟洋浩蕩中無神司  
之人力曷能張主學者知是說則知予非惑樊  
非徇而是廟之祀可以勒諸將來樊名獻科字  
文叔浙縉雲人其巡閩也酌時機務省約而事  
之闕體要者獨無所惜云

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小琉球不通往來  
未嘗朝貢則今之奉勅封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

國也其國政令簡便雖非如華夏之嚴而亦有等級之序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預政事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官司訪問皆上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為文職者也王日視朝自朝至于日中晏陪臣見之皆搓手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中賜坐飲酒卑疏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凡遇

聖節正日長至日王率陪臣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祝

禮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  
備王及臣民各食分土故酋長咸遵理不科取于  
民至於有事如封王之類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以  
供天使者則暫征之不為常例雖無曆官及陰陽  
卜筮之流然亦諳漢字而知正朔至於作詩未必  
盡效唐體而弄文墨叅禪乘者間亦有之蓋又漸  
文教非復曩日之純陋也其俗男子蟠髮作髻于  
頂之右凡有職者貫以金簪漢人之喬髻則居中  
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

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  
道服每束大帶各如纏首布之色辨貴賤也是則  
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蓋以跣足為敬  
又席地而坐恐塵污地故王見神臣見王及主見  
賓皆若是也惟接見天使則加冠且履行揖遜之  
儀然疾首蹙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黥羊而  
為花草鳥獸之形首反無飾髮如童子之總角在  
後不知足而為之屨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  
蘇席襯屨底少加皮緣即為美觀上衣之外更用

正幅如帷覆于背見人則手引之前蒙其首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且長取覆足也其貴家大族婦女出入則帶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蓋男未嘗去髭鬚戴羽冠女未嘗有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如統諫所云也父之干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必異居食兼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俗以中元節為重自七月十三日起二十六日俱晝夜男女喧雜往來不禁死

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遺骸布帛纏之裹以蒿草襯土而殯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啓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故商賈不通標掠之事間不能無然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重則開肚次則問守別方犯者故少志謂其性好標掠雖設榜夾之刑而多不用朝貢往來俱乘大舶海邊漁鹽亦泛小艇未嘗縛竹為筏也人善泅水有剝木為舟者如猪食堦兩

三人處之橫海中顛風巨浪不懼水泛則覆出之而後棹焉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祝經二夫者則不復用之矣王府有事則宵聚而來王率世子及陪臣皆稽首百拜所以然者國人凡欲謀為不利神即夜以告王王撲滅之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禁其舟易水為塩易米為沙旋亦就擒惟其守護茲土威靈赫然是以國王以下人皆敬事之尸婦名女君首從三五人入王宮中遊戲各戴草圈而携樹枝有乘馬者有徒行者一唱百和

聲音慘哀來去不時惟那霸港等處則不至以此地人多非良及家有漢人故耳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禱之事則無也

郭汝霖曰是年封王日四更時女君果降將五更即散矣凡我通事及庖人聞其聲嗚嗚然

國王之宮建于山巔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多聚髀髑之說門外有石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不設塹插棘以為險殿宇



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國之山亦無翠麗大  
崎斧頭重曼四名形勢卑小不高林木亦不茂地  
方多沙礫田土薄瘠民間耕種亦鹵莽未見糞多  
力勤者是以五穀雖生而不繁碩馬牛羊鷄豚之  
類多瘦削不堪用氣候亦不常熱雨過即涼造酒  
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為之名  
曰米奇非甘蔗所釀其南蕃酒則出自暹羅釀如  
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皆令習  
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

僧學書識蕃字而已古畫銅器非所好惟好鐵器  
與木綿蓋其地不產此二物民間炊爨多用螺殼  
女工織衽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  
易自王府然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地不  
產金亦無黃蠟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  
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始如宋季之鷲眼錢  
也曾聞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  
若用海巴之猶類于貝哉人甚重財帛即夫婦亦  
各私其財或相忤則各挾所有而別處數日乃復

其家男婦唯啻于衣食日食不過飯一二碗畧充

饑而已魚肉之類絕少用故賤而無售者大抵其

俗儉而不勤也其山曰鼇巒嶼西國近福

興漳泉四郡界天氣晴朗望之若霧其川曰落滌水至澎湖漸低魚舟多漂不圓錄中

謂無其產闔鑊樹密似橘硫黃胡椒熊羆豺狼鳥則

鷗鷺鴝鶉之類亦間有之其貢馬硫黃蘇木胡椒

螺殼海巴刀生紅銅錫牛皮擢子扇磨刀石瑪瑙

烏木降香木香其地在福建泉州之東自福州視

之則在東南來必孟夏而去必季秋乘風便也其

貢二年一期每船百人不許越一百五十人其道  
由福建達于京師

按琉球之承德維藩雖不克如朝鮮之每歲送  
實而亦恪恭不二其陪臣之子弟來入太學觀  
光習禮者迄今不絕可謂守王章重文教者矣  
萬曆改元適國王尚元卒今世子尚永告哀請  
封

上命禮部照例行勘則詔使之行固將有期而浮海  
之錄亦且更新矣乎